



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

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

# 蒙古旅行

〔日〕鸟居龙藏◎著

戴玥 郑春颖◎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

# 蒙古旅行

〔日〕鸟居龙藏 著

戴玥 郑春颖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蒙古旅行 / (日) 鸟居龙藏著; 戴玥, 郑春颖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100-15372-0

I. ①蒙… II. ①鸟… ②戴… ③郑… III. ①考古调查—内蒙古—1906-1908②考古调查—蒙古—1906-1908  
IV. ①K872.26②K88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28952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

蒙古旅行

(日) 鸟居龙藏 著  
戴玥 郑春颖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372-0

---

2018年5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9

定价: 52.00 元

# 总序

## 我们的期待

我们期待《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的编辑出版有助于切实扩大中国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研究者的视野。许多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的课题，中国学者从未涉足，甚至闻所未闻。有涉及者，也不是从研究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的角度切入。显而易见，即使我们只想研究自己比较熟悉的东部，也必须了解西部。“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不可能将东部和西部完全割裂开来。

我们期待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有助于中国学者了解和较全面地掌握有关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的原始资料，以及国外学者理解和运用这些资料的方法，尤其是非汉语资料。

我们期待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有助于中国学者理解和体会国外有关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的理论和学说。

我们期待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有助于我们找出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的缺环、空白，发现这一学科的发展趋势，使我们今天的研究减少盲目性，不仅知当务之急，也高瞻远瞩，有全面的规划和长远的打算！

我们期待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有助于中国学者通过发现志同道合的外国学者，以便组成联合阵线，携起手来，共同深入探讨丝瓷之路历史文化。时

至今日，学术研究应该可以破除中外之别，特别在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方面。事实上，只有中外学者通力合作，才有可能使研究更上一层楼。

我们期待本丛书和商务印书馆正在编辑、出版的《丝瓷之路》学刊和《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相互补充，逐步形成一个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出版物的平台，更好地为学界同仁服务。

不言而喻，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能急躁冒进，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我们能力很差，水平很低，因而殷切期待大家的支持。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有更多的学者关心这套丛书，我们就有信心将她编好。

编者

2016年8月26日

# 序

我现今在蒙古国中部巴彦洪戈尔省 Emeelt Tolgoi 遗址发掘现场的蒙古包中写下本书的序文。想百年前，能够完成内蒙古东部的人类学调查并记下《蒙古旅行》的辛酸，不禁感慨万千。从西拉木伦河至外蒙古东部绵延着所谓忙哈的沙丘。虽与我现今位于的草原地带不同，然鸟居龙藏的调查同样是在蒙古大地进行的，经历着超出常人想象的艰辛，并为我们留下架起现代与过去的记录。鸟居龙藏的调查以人类学为主，涉及语言及考古学等多个领域，不单是一般性的调查，更是综合性的学术调查。这样的调查并非单纯的探险，而是作为携妻子及刚出生女儿的生活者的记录；由于重视和当地人的接触，它更是一篇翔实记载当时风土民情的重要的民族志。

1870 年，鸟居龙藏生于日本国德岛县，受坪井正五郎之邀，1884 年进入东京大学人类学教研室学习，1905 年成为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22 年成为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其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在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台湾等地进行遗址或人类学的调查。虽与日本侵略中国的步调一致，然鸟居留下的记录，绝非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谍报，而是珍贵的民族学材料或考古学遗迹的记录。1924 年，由于人类学教研室内部的人事问题，鸟居从东京大学辞职。先后作为国学院大学、上智大学，甚至是北京的燕京大学的教授，下到田野进行考古学以及人类学的调查，并与日本的帝国主义分道扬镳，成为真正的人类学者或考古学者。可以说鸟居龙藏穷其一生都在致力于辽中京府、

庆陵等地的辽代遗迹的考古学研究。直至战败后的 1951 年才从中国回到日本。

鸟居龙藏携妻子及不到一岁的女儿，于清末 1908 年 1 月开始进行为期一年的调查。蒙古东部至大兴安岭，清末主要居住着蒙古族，也有一部分地区居住着满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群众和汉族，成分非常复杂，即使从今日的民族问题考量，亦是非常重要。即便同样是蒙古族，也有众多部落的区别。在西拉木伦河以南接近清朝中心的赤峰等地，即使和西拉木伦河以北同样都是蒙古人的情况下，性格也不尽相同。据说从西拉木伦河以北至外蒙古的蒙古人更加淳朴和富有人情味。这是从接触农耕民族的地区过渡至专门从事畜牧业的地区，其民族性的差异，或是与其他集团的社会接触中人性差异的表现。再者，同样都是蒙语，鸟居根据自身的语言能力，也发现外蒙古和内蒙古的明显不同。

只有鸟居龙藏周到的调查战略才能够对每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服装乃至居住方面的差异做到细致入微的观察或调查。1906 年，鸟居在调查前应喀喇沁右旗王之邀，和妻子赴喀喇沁成为日本语教师，为期一年，并学习蒙语。其间，由于妻子生产，鸟居曾一度回到日本，不久便赴喀喇沁。1907 年 12 月，学习蒙语的同时，积极准备调查旅行。1908 年 1 月 21 日，鸟居龙藏从赤峰出发，凭借清朝政府颁发的护照，用蒙语与衙役交涉，并令其准备马、马车以及向导，沿着蒙古族的王府以及村落前行，开始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苦调查。再有，令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同行，混入村中，正是鸟居独特的战略，更是此时欧美探险家或调查旅行者难以企及的绝技。

调查的内容以日记的形式呈现。作为日记的格式，不仅记载着各地的地形环境，翔实的气温记录，还记载着季节的实际状况以及冷暖温差大的地域特征。本书从服饰、性格、居住形式、家庭构成、生业等方面记载着内蒙古东部至大兴安岭地区的蒙古族的习俗，并保留有照片。本书卷头刊载的彩色照片，仍为我们保留着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内蒙古人的相貌装扮。再有，有关海拉尔附近卜骨风俗的记录，也非常有趣。使用羊的右肩胛骨，依据灼烧的裂纹而进行占卜的行为，在中国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三千年的中国西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的西北部对于畜牧的依存程度不断升高，不得不令人联想到卜骨和畜牧文化的关系。无论如何，畜牧文化中

的卜骨风俗在蒙古一直保留至二十世纪初，这着实令人惊讶。

有关辽中京府、白塔、元上都、古城子等的考古学的记载也非常详细。再有，各个地点都记载有东胡遗迹。尽管依据采集到的五铢钱将遗址判断为东胡遗迹，然即使是现在都很难从考古学的角度考察东胡的实际情况。海拉尔现在发现有多处鲜卑遗迹，被鸟居龙藏认为是东胡遗址的也有可能是鲜卑的遗迹。西拉木伦河流域发现的陶器据说在外蒙古的喀尔喀附近也有采集，恐怕是包含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时代的遗迹。另外，在外蒙古也发现有长城模样的堡垒。鸟居认为是成吉思汗时代的遗物，今天来看恐怕是金长城。

本书写于百年前，相对现代日语，其使用稍微古典的语体写就，想必对于现代的日本人都很难理解。翻译不光要面对这样的文体，更要理解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想必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本书译者是长春师范大学的教授郑春颖女士以及九州大学人文科学府博士课程在读的戴玥先生。郑春颖女士曾于2013年至2014年作为访问学者在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考古学研究室访学，专门从事高句丽、渤海国方面的历史考古学研究，对研究包含辽金在内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考古学具有很深的造诣，非常适合翻译此书。戴玥先生现在是九州大学的博士生，将要提交有关欧亚大陆东部青铜器的博士论文，他是我指导的学生。他的研究领域当然也包含着内、外蒙古。他已在日本生活四年，熟知日本的习惯，也更加能够深刻理解鸟居龙藏作为日本人的观点。因此，两名译者非常适合翻译本书。由他们翻译的著作能够出版，对于指导过他们的我来说真是非常高兴。而且，本书可以使中国的读者知晓百年前在中国东北的内蒙古东部至大兴安岭地区进行的综合性调查的内容，其实不仅是知晓当时的少数民族以及遗迹的实际状况，更可能为鸟居龙藏这样代表亚洲的人类学者的事迹感动。同样，作为在中国和蒙古进行田野调查以及研究的我来说，这本研究类的书籍也相当于我的圣经。

于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巴彦温都尔

九州大学副校长 宫本一夫

2017年8月17日

# 原序

除朝鲜外，外蒙古和日本的关系最深，故外蒙古在政治和学术上非常值得关注，此乃人尽皆知的事实。从人类学方面观察更可印证这种事实。自古外蒙古乃乌丸、鲜卑等东胡驰骋的舞台，此后又有拓跋氏、慕容氏以及北魏、契丹（辽）等文化。蒙古人也由此而来，匈奴族也与其具有亲缘关系。东胡与最东部的通古斯女真相对，由扶余、渤海、金、满洲等构成。更不能忘记，鲜卑、乌丸的活动中心就在兴安岭以及西拉木伦河流域。然而，在学术方面如此重要的地方长久以来却未能有人实地考察，真乃平素我等之遗憾。学术界何时能够出现如此的人物，实乃我等之夙愿。

鸟居龙藏身为人类学者，夙忧兴安岭、西拉木伦河流域尚处学术空白之现状，身先士卒，先赴外蒙古。此乃我辈多年之夙愿，故为其壮行，祝其学术前程似锦，并热切期望其取得有益成果，载誉而归。如今，他已完成探险及相关学术研究，归来先后将探险纪行公之于众以及发表学术论文。

读此纪行，既可了解鸟居本人排万难之艰辛，又可感受鸟居夫人及其爱子以身犯难的热忱。此次旅行，因唯一而大放异彩，不可与世间俗物同日而语，故值得一读。

鸟居夫妇的此番旅行，探明了有关外蒙古的民族、语言、历史、古物、遗迹、风俗、地理等诸多方面的情况。其中，有关东胡的研究无疑是相关方面最有见解的。首先发表旅行日记也是颇为恰当的。

如今蒙古正值多事之秋，对有志研究蒙古或是东洋学的人来说，该书非常值得一读，对于感兴趣的一般人士，也是大有裨益，此乃我辈不吝推荐该书的原因。

伯爵 大隈重信

专业学术论文，相对专门研究者大有裨益，然相对门外汉，多不能真正了解其本意，因此多是些读来索然无味且如同嚼蜡的文章。然而探险旅行者的纪行则不同，一般读者既能从中获得未开发地区的知识，又能深感兴味，故挑动他们好奇心，促进其进取心，极大地培养青年敢为冒险的精神。

所谓旅行，贪图方便者，多不能详察事情，不免留有遗憾；不贪图方便者，虽然困难重重，然收获丰富，能够成为有益的例子。

友人鸟居龙藏深入蒙古未开发地区，备尝艰辛，精细考察。鸟居本人及其夫人的观察各有千秋，然彼此呼应，内外相合，以成完璧。其研究翔实，涉及诸多方面，寻常旅行者难以企及。

读此书，既可令读者身临其境，亲感风物，又可令后进者奋发图强，想来大有裨益，故我乐于在此一言。

福岛安正

明治四十四年（1911）四月三日

# 原自序

蒙古尤其是兴安岭及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调查在人类学研究方面尚处空白。如若能在此进行人类学调查，想必收获颇丰。我们的蒙古旅行就是本着这样的目的。

第一年，我及我妻在喀喇沁王府学习蒙语，并在王府周边实践。此后，携幼女幸子远赴北部诸地，在人类学方面略有所得。我们历经三年岁月，甘冒严寒风雪，以完成任务。

我们在外蒙古的调查事项有：第一，此地蒙古人的身体测量；第二，精研语言；第三，风俗习惯；第四，俚歌、童谣、童话；第五，古物遗迹等。其中，有关考古学调查，涉及鲜卑、乌丸等东胡遗迹遗物及契丹。既综合他人观点，又有自身发现。

本书为我们探险蒙古的旅行日记，仅记每日发生的事件、地点、人物。调查研究等事项，另作论文，以法文发表于《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纪要》。欧洲学者向来先出版旅行日记，后发表研究论文，此乃通行的惯例。我亦如此，在此首先出版《蒙古旅行游记》。相对一般世人，虽有裨益，然着眼点还是放在探险旅行上；至于论文，仅在研究者间熟读批评。况外蒙古在诸多方面皆与国人利害相关。

我与我妻及幼女，共同与诸多天灾以及诸多人祸相抗争，为人类学调查，于外蒙古度过几多寒暑。如今回首，不禁战栗。然达成或部分达成我们

最初目的和任务，又足可慰藉艰辛。此旅行日记诚为当时纪念，我们以此为鉴，不愧未来事业的推进。聊以为记，是为自序。

鸟居龙藏

# 原 凡 例

历时两年，《蒙古旅行》原连载在《世界》杂志。本书据此增补修改。我及我妻每日各有旅行日记，本书是我的日记，我妻的日记他日出版。

本书本为日记，故无引用参考，尽记每日映眼入耳之事而已。

旅行中未有翻译，虽不方便然可练习蒙语。故和其他旅行者的旨趣不同。有我妻相伴，有很多接近蒙古妇女的机会。亦与其他旅行者旅行的性质不同。蒙语有书面语和口语之分。本书所记地名、人名、物名等悉系口语。例如，文语 Aghola（山）记作 Ola，Khumun=húmun（人）记作 Khun=hún。内蒙古根据内蒙古的方言记载，外蒙古根据外蒙古的方言记载。

内外蒙古各有方言，外蒙古的方言最为接近文语，内蒙古方言的发音稍有不同。例如，外蒙古的蒙语 kh 在内蒙古的蒙语里变成 h、é、ü、ú 等，e 音与 u 音相近。即 Khara（黑）读作 Hára，Gher（家）读作 Ghúr。

蒙语属阿尔泰语系，无论书面语还是口语都有元音调和的规律。例如，“村（Ali）”读作 Ali-a，“泉（Hótok）”读作 Hótok-a，“河（kol）”读作 kol-o。凡此种种，乃蒙语特色。

本书照片悉由我们自己拍摄，因机械故障、极寒风雪等原因，难免残缺不全，但却是研究外蒙古人的好材料。

本书照片主要是为了展示蒙古传统的风物，因而并未将蒙古南部的照片收录。西乌珠穆沁虽属蒙古南部却完整保留有蒙古的传统风俗，故将其照片

保留。

身边一直有温度计，故每日测量并记录。有关海拔有气压计可以测量。然因疏忽，从北京出发时忘记携带，故前半部分的旅程未能测量，甚是遗憾。

我们采集有植物、动物、岩石的标本。有关植物标本，已送至当今朔北植物学专家矢部理学士处，以供其研究，相信会在他的论文中发表。

本书中的一里约略相当于日本的六町<sup>[1]</sup>，读者可以有一预先的印象。

我们的蒙古旅行，受朝野士绅及诸位学者资助，虽不能尽列诸位尊名，然时刻铭记诸位饱含深情的不吝厚赐。在此谨记，表达深深的感谢。

有关《世界》杂志的连载及本书的出版，有赖二宫熊次郎及加藤房藏、山田孝雄、新屋茂树、中村长等人的帮助，值此之际聊表谢意。

---

[1] 町，又作“丁”，条理制的长度单位，一町约略相当一百零九点零九米。——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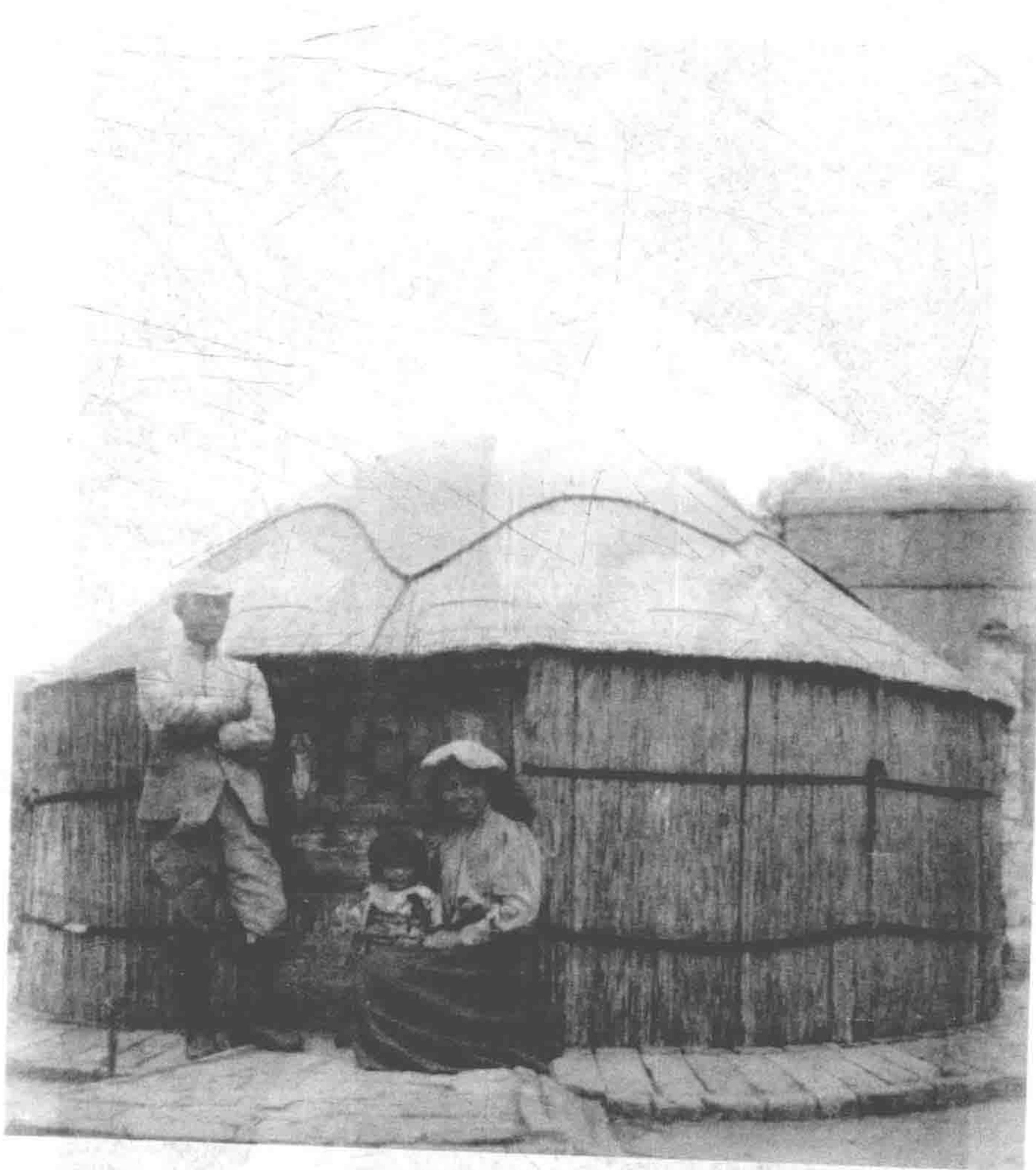
外蒙古男女



内蒙古的贵妇人（西乌珠穆沁）



内蒙古男女（西乌珠穆沁）



在西札鲁特的我们